

止齋先生文集

七

蘇子雲

PDG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一

宰臣以下 跋 御制

至尊壽皇聖帝聖政序記

臣上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述作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須而不能以同時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塞穹壤威聞愔蠻貊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薄海內外萬口同辭以為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若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而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布在方冊昭示無極爰命史臣裒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來上親灑宸翰攄發齊藻冠之篇端日星有爛著於天文而太極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鈇槩之流又以為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

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為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白於万  
世由此觀之虞舜雖極治嘗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矣蓋  
追誦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  
揮皇乎懿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父舜之事以底豫於孝  
遭人倫之變也以子賢於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

壽皇之事高廟備極五福彌歷三紀雍雍穆穆無間言曾  
未倦勤朕履萬乘授之主嗚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德  
父子之間視舜有光焉則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  
之範補六藝之缺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董攸司與托不  
朽而蔽之禁嚴未寫琬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  
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幸來世而又百拜稽首  
髣髴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太常丞兼國史日曆所編類聖  
政檢討官臣章穎著作佐郎臣王容臣李唐卿著作郎臣沈

有開臣黃由秘書少監臣陳傳良左丞相兼提舉監修國史  
日曆提舉編類聖政

跋 皇子嘉王賜贐金劄子

竊審抗章得請暫爾間伏啓行有期輒以白金百星聊克  
贐儀輕况為愧指留幸甚乍遠倍加保愛至祝

右紹熙甲寅五月四日潜邸所賜也臣是歲嘗數對

上皇論事不合乞休致再不允於是又請對庶幾感寤是日  
于鼓趨待漏院會從官趙彥逾以下亦同班奏事閣門來約  
臣令隨衆班俄有旨獨令臣上殿下敷奏反復久 天意弗  
順遂再乞休致忽發 玉音甚好甚好留下文字臣就榻前

謝且辭下殿再拜退出國門具以 聖語申尚書省諫院御  
史臺及奏知潜邸且請不獲稟達之罪 上賜贐金恩出意



外臣以不才被遇最寵奎畫之號視翊善黃裳有加是冬急  
召入講 上數從容語臣所藏朕字畫盡進來用寶如生辰  
詩何故久不見跋語臣每逡巡不敢當尋復趣取跋稿僅成  
而臣罷去樓鑰高文虎就觀臣家稿留案間家人倉皇不及  
收自入謫籍日夜危懼但謹櫝藏不敢夸示一昭回之光以  
震耀天下臣罪萬死言之感涕

跋

御書所進嘉邸生辰詩

右傳良所上皇子大王生日詩 王意嘉賞手書一本以贈  
或者難曰此頌體耳而及於阽危飢寒之辭何也曰是獨不  
見太史遷論頌乎太史遷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  
幾是安而股肱不良萬事隳墮成王作頌推已懲父悲彼家  
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由此觀之虞周詩頌非  
耶知虞周之頌然後可與言詩矣因著其語又見 大王有

取於詩在此而不在彼也且以著見 王錄小善嘉規益之意傳良不勝感懼無以得此因刻之石以侈大貺

右此序跋真蹟久尋不獲故前跋賜金劄子深致歎惜之意而參政樓公復追記所見以紀之先生子師轍歲辛未二月始於故書中得之今附此

臣仰惟 皇帝陛下 龍潛嘉邱 毓德進學一時官

寮皆出遴選嘗逢 誕節咸獻詩頌既而置酒高宴初

酌黃裳 次酌陳傳良各出文書一通致謝再三及視

之其一曰上呈翊善其一曰上呈贊讀 御名謹封因

敬請所以 謙賜之由 上曰二公之詩雖因為壽而

作皆寓警誨之意輒依所惠 親書一本復以為贈以

示不忘裳與傳良跽謝而退 龍飛之初擢裳禮部尚

書傳良中書舍人未幾裳以疾沒傳良奏請以 御書

刊之堅珉 玉音賜許是時臣鑄待罪瑣闥與傅良同  
直北門嘗過其家傅良以跋語示臣大畧白季札觀樂  
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教惟  
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可不謂戰  
戰恐懼善始善終者哉蓋頌不專於美盛德之形容皆  
有教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臣為之愕然作而曰偉  
哉論也自詩大序言以成功告於神明無有以頌為警  
戒者舜臯賡歌世但以為盛事非司馬遷不足以發聖  
賢相教之旨自李斯頌秦專務溢美人亦不以為過韓  
愈有曰不以頌而以規也而傅良能發之臣於傅良平  
日所畏至是益以歎服使刻之傅良曰今既刊 宸  
翰於上方不敢使人代書適有 目嘗當疎少 愈曾未  
信宿而已報罷未幾臣亦去 國相忘於江湖者十餘

年傳良下世訪遺稿於其家則不知所在矣二子師轍  
師朴求跋其下將碑之以傳遠臣既傷傳良不及見  
更化之日敢直書始末上以彰 陛下好賢樂善之素  
下以侈傳良等 際遇之寵抑使後學知古人頌詩賡  
歌本非專於形容稱美而諷諫之切未嘗不寓於斯云  
嘉定三年歲在庚午秋八月丙辰朔正

兼太子賓客奉化郡開國公食邑三千

六

百戶臣樓鑰

跋歐王帖後

魯直帖往往有之如歐王二公帖蓋不多見靖康之變士大  
夫故家文物淪喪可勝道哉間見一二令人隕涕歐公以嘉  
祐四年罷府事明年書成是歲王仲儀以侍讀學士出知益  
州逢原遺腹女是生吳說傳朋傳朋普通判亦與其母念



逢原之墓乞改襄陽於是作養志堂焉余悲逢原無後併著  
于此

跋徐薦伯詩集

世多謂書生不知兵謂書生不知兵猶言孫武不善屬文耳  
今觀武書十三篇蓋與考工記穀梁子相上下吾友徐薦伯  
登武舉第一日示余橫槊醉稿余讀已喜薦伯慷慨有烈士  
夫氣其詩詞視唐諸子矻矻弄篇章者多哉當今諸公如見  
薦伯詩亦可解文武二途之惑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亨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  
退秦於魏唐之後繫紉於末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  
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幾如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  
題石時亨所藏呂真人畫像

他盡欲作塵外想類多輕揚今觀太清樓本儼若孔老子微笑曰得之矣真人固應如此彼不知其人而求其壽與他盡師何異

題張之望文卷後

劉知幾史通上下數千載間倍擊略盡蓋割然似庖丁解牛手觸足履動中節會矣至不見全牛一節未識知幾尚費若干年耶此事殆非強博能到

賈生太息一書首論諸侯王強大事可謂知務當是時文帝方從代來齊樊諸王皆有相疑之勢未虛侯功最隆及賞最晚帝意亦略可見議者因謂賈生首編蓋干時云嗟夫生豈干時者耶要知論事誠有次第一辨其序必有不相察者孔子作春秋一字無間然者非獨用功深也易其心而後語權衡自平耳後之秉筆者宜書輒不書不宜書輒書是其咎

安在如班孟堅史視司馬子長加精察而竟不能過往有愧色亦豈力不足歟

温公嘗言洛中士大夫淵藪談空說性多矣惟史事無所啓口蓋有譏云耳然公言性獨與楊子雲合自今觀楊孰與孟子子子雲博極群書顯不見已何哉

程先生易傳未出門人亟以請先生曰吾獨不望進乎蓋晚始授人其間有一字數改定者前哲重著書如此

類子不貳過論殆是慚筆今讀韓子書者於斯文特熟甚科舉之累自韓子不免宜夫人盡然於此可以興古道不行之嘆

黃巖張君之望持所為書二編越江山來問當然與否僕固辭張君固請僕末學耳豈足斷此書厚意不可虛辱輒題數語附名篇末非敢云何姑以見倦倦意耳

跋趙主簿所藏詩後

丞相清源梁公治閩之數月徙福清主簿趙君餘慶丞長溪  
主簿固辭丞相固遣之未幾福清宰李君宗思來請主簿  
長溪宰李君遂夫又來請留主簿丞相益賢君也速致郡中  
屬掌秋賦之入而趙君懷訴某老矣又位卑下不宜度越他  
士叅郡政其為辭殊苦確不樂丞相不能奪也明年君秩滿  
將罷去忽過余出其先君子所嘗得於諸公詩跋見示亟讀  
之乃知趙君蓋家學如此其仕進無先人之心有繇來矣

跋東坡所記程公逸事

學者多不道鬼神如蘆菴之寃豈不異哉自唐末諸藩以鎮  
將求盜武夫徃徃略平民克數幾及賞格藝祖定天下哀矜  
無辜縣復置尉始以儒生為之而鎮將廢賞格如故民鮮死  
焉二百年於此矣迹者有司以薦舉吏多奸少不應功令輒



見格推尉以捕盜改秩善傳會其事得不用薦或者因是頗襲鎮將之舊上方閔焉議改制以防之此建安陳侯焯所為刻是石也

跋孫氏誌述

方國家肇造之初將相大臣多西北舊族而東南未有聞者既而天下平七八十載之間而范公起吳杜公起越歐陽公起廬陵孫公起富春蓋漢一大郡之地而二三公者皆極一時之望於是東南人物遂擅天下嗚呼當錢李二氏之時諸公皆安在耶余覽杜公所言孫卿墓誌并歐范之述為之太息感今而懷古東南之士柰何妄自菲薄

跋爾雅疏

古者重小學爾雅所為作也漢興除秦之禁嘗置博士列於學官至今漢儒書行於世如毛氏詩訓許氏說文楊氏方言

之類蓋皆有所本云隋唐以來以科目取士此書不課於舉子由是浸廢韓退之以古文名世尚以注蟲魚為不切則知誦習者寡矣國初諸儒獨追古依郭氏注為之疏爾雅稍稍出比于熙豐三經行學者非字說不學自先儒注疏皆罷絀而爾雅益廢余憶為兒時入鄉校有以爾雅問題者余用能辨鼠豹不識螻螟為對其事至淺諸老先生往往驚嘆以為博也郡有刊疏并音釋若干卷以久不就字畫多殘闕金華趙君子良來為推官繕補之始頗可讀趙徵余言曰叙此書之所以廢且見子良之志子良學於東萊呂伯恭氏於余為同年進士名善珮

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夢叟言貌退然不目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顧一見得

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書種德堂因記陳仲孚問詩語

近讀古樂府始知後作者皆有所本至李謫仙絕出衆作真詩豪也然古詞務協律而尤未工仲孚嘗問詩工所從始余謂謝元暉杜子美云謝眺每篇堪諷詠蓋嘗得法於此耳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却憶謝元暉與子美同意因書種德堂遂記此語

跋靈潤廟賜 敕額

桂陽之民雖貧而有常產父子孫兄弟多族居或至百口重喪祭有喪哭泣過時必葬埋未有火化者逾久展奉猶哭泣如新喪祭事謹潔至不敢糞瓜菜尤恥為人隸飢年不得已鬻子舍曰奴婢而以養子為約蓋其俗朴近古然也然拙而

惰農耕器絕苦踪犁刃入土纔三四寸終歲置田勿問及春  
耨去陳草曾不待破塊輒下種水在田上節級溉注之是為  
良田水在田下雖咫尺不能轆轤使之逆上往往夾江之田  
與並山同為瘠薄易苦旱率十年八九耕不獲每旱即立視  
苗槁而乞哀於神無問在不在祀典日擊羊豕聚群巫鼓舞  
象龍或燃指以膏火薄肉供佛類不効則禱于龍渡山之神  
山在縣境內最著名其神邦人尊事之非已甚不敢輒禱無  
不應今夏旱凡民之祠事且遍不雨於是屬軍教授縣令謁  
祠下以靈潤源之水歸又兼旬不雨某遂宿戒親謁祠下三  
鼓方作星河彌天行數里漸撼撼有聲鷄初鳴至青蓮寺為  
位望拜遲明登山俄時雨大至達城下已乃三日雨歲及下  
孰更與民德侯之賜推本所始得紹興十四年賜廟額敕黃  
一道於掌故仰惟 國家為民秩祀篤於報功宜詔萬世敬



募之石某為長吏不能履阡陌為方略教民治田而徒干神  
之澤又以窮自歸於當道連帥部使者咸以錢粟來周急可  
以免歲月矣要不可久方將趣丞史以龍骨車若桔槔法下  
之鄉聚使民稍自力不但以瀆神益永尊事無怠故因對神  
之休與國家所以褒大之者并道其土俗善否為勸勵著之  
下方

跋宋景文公帖

景文公以皇祐四年二月自亳徙成德明年正月徙定武實  
代魏公所謂丐任河朔一年有餘蓋是歲也元憲公亦以是  
歲八月自河南徙許而晏公來河南公有九月朔日請入覲  
書欲會元憲于河陽廿五日書所謂相國也至和元年劉中  
之相劉自叅預即領唐書故催書於公嘉祐改元仁宗不豫  
其曰河朔大臣則韓公在相臺爾八月徙益州是時龐莊敏